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劉映璧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瀋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瀋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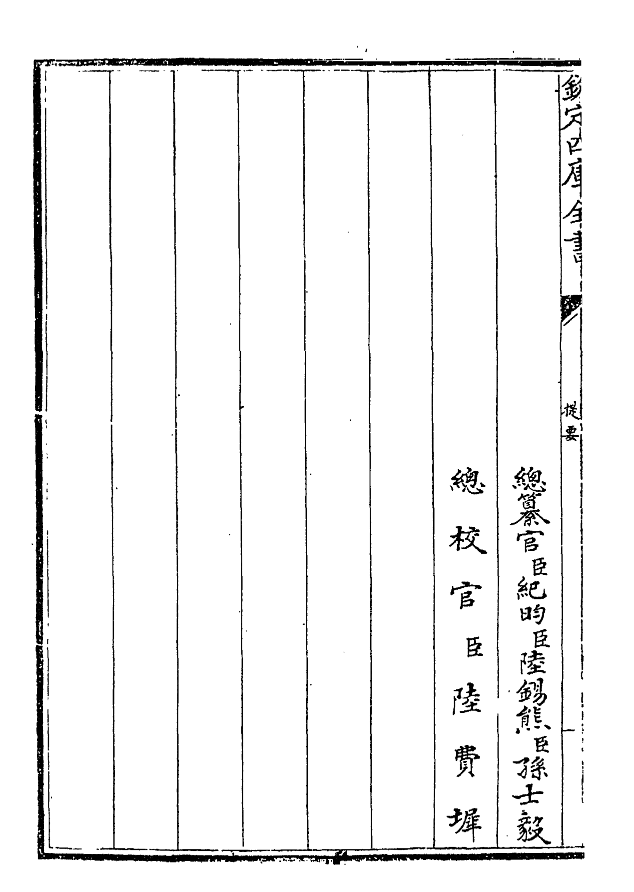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証浩博喜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

論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為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耳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蓷為憐申后謂褰裳為在晉楚爭政之時謂丰為男親迎而女不從謂敝笱為嘆王綱廢

弛謂采芩為申生而作謂采薇為文王伐玁狁謂沔水為宣王信讒皆以意揣度絶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力破黍離降為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録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癉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

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篇數音而字音傳訛已久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鬭其觧采蘩篇謂被之僮僮為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藻及聶氏三禮圖以証之葢被者所以配褖衣今據聶氏謂婦人之褖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元

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為齋夫人齋於正寢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褘又不可服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為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為詳晰如南東其畝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咸依據確鑿不同附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瀋卷一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總論上

原詩

詩何自起也天庭軒轅載籍無稽學者弟弗深考惟虞書有詩言志歌永言之文先儒謂即詩之道所自昉愚謂虞書所言乃詩歌聲律之用非詩之道始自虞廷也

孔頴達曰明堂著土鼓之文黄帝有雲門之樂至周時尚有其聲則是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其即為詩之漸由此言之則知大庭軒轅之先亦必有詩明矣夫上古之樂諒不如中天之美備然而擊壤之音必比之以耕鑿之謠此非土鼓葦籥乎而謂雲門大夏不過撞鐘伐鼓吹竹彈絲已乎㚘嬰兒孔子懷嬉戲忭舞之心玄鶴蒼鸞合歌舞八音之節此樂之自然而起即詩之自然而生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

羽旄謂之樂樂由天作實以人生天籟人籟同歸一致

詩始於黃農之世與金石而俱宣有斷然者也

詩名義

詩以言志虞書之言詩盡之矣大序之言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夫情之動而咏嘆之滛佚之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於手舞足蹈之中自有協律諧聲之妙具心之孚籟比竹形而為辭之高下宮商是之謂詩明乎此思過半矣

採詩

三代之盛上自君公卿相下逮士庶編氓未有不知詩者也黨庠術序之中不出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四者即太學之俊秀亦惟是春誦夏弦干戈羽籥而已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詩以感發性靈樂以導迎善氣先王所以興賢育才肆成人而有德者必於是乎在也古之民不少椎魯其入學而歸農者諒無殊於後世而聲詩之教則耳濡目染已久是以巷有舞塗有歌雖窮陬僻壤

莫不有吟咏之聲焉先王又以是觀天下之風而有採詩之典其初里巷之間官師選其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衣食之以採詩為職上之於邑邑移于國國史録而存之以俟天子五年巡狩所至上之於太師天子巡狩所至太師與太史同車率其屬小史同至諸侯之國太師聞於天子天子付太史彚而奏之以驗風俗盛衰由是匹夫匹婦之歌吟貞良淫僻悉呈于九重宵旰之間而移風易俗得盡其張弛之用也迨巡狩廢而太師不至列國諸國之史猶不敢

不録存之以備大典之復行觀左傳于高克之事曰鄭人為之賦清人於莊姜曰衛人為之賦碩人於衛為狄滅曰許穆夫人為之賦載馳皆東遷以後廵狩不行列國之史官猶録其本國之詩以待採擇者大序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至於頃王之時曾文公之世諸侯惡民風之聞於境外并國史亦無紀録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可勝慨哉

黄楚望曰今之三百篇有出於太師之所採者如周南

名南是也有出於史官之所録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國風多是東遷以後諸國史官所自記録者其時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無與于周不分美刺而皆謂之變風以其各自為風也

聲樂一

生於心而節於音謂之詩故一言詩而樂自寓焉委巷小兒聯歌拍臂皆可配以管絃優伶俗樂吹竹弾絲亦能别翻新調一言樂而章曲亦自生焉是故人之有詩

非必緣樂以作聖人作樂非必因詩以興而詩為人聲金石絲竹為物聲各有相須之妙聖人見其然因之以詩入樂亦以樂合之於詩而成樂古之樂不可得聞矣然觀四詩之中短長參差體製不一明是因詩而合樂非必因樂以作詩也要之三百五篇有節有調可歌可絃無非樂章樂譜而已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叶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本朝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製譜然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以異矣

聲樂二

鄭氏樵曰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孔子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得所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本也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此言聲之和也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則洋洋盈耳之音安在按夫子論詩有二有主聲樂者如雅頌得所關雎樂而不淫之類是也有主義理者如思無邪詩可以興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學詩者固必得其音聲舞蹈以審其鏗鏘鼓舞之神而必

先求之文詞義理以博其溫厚敦柔之趣古者六經并陳詩之外别有樂經以教人詩者樂之章曲非即樂也其可舍義理而言詩乎專言義理猶未至於無詩專言聲樂則三百篇之在今日必何如而協之音律比之金石豈可懸空臆度而得之乎漢時三代之遺聲猶在太常至董卓赤眉之亂始已淪亡魏人得漢雅樂郎杜夔猶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和之末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新聲唯鹿鳴不改至荀勗又除鹿鳴舊曲别作新詩而古曲遂以盡廢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在小雅有鹿鳴四牡皇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六篇在風有關雎葛覃采蘋采蘩六篇其聲今亦莫聞獨趙彥肅

有此譜云即開元遺聲不知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唱有嘆詩詞之外應有疊字餘聲以嘆發其趣若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豈其然乎又其以清聲為調亦非古法姑存之以見彷彿○古譜載經傳

通考

聲樂三

內則弟子十三學樂誦詩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皆樂先而詩後小學之所以為教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則詩先而樂後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也

朱子曰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達於閭里學者諷誦

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是以聖賢之言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之未有不得其志而能得其聲者也此言須善為體會夫樂非徒聲之謂也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又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又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蹈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樂之

微眇之故難言之矣聲樂之教與誦詩並舉學詩即以知聲聲具於器其事顯而易明故聖人之言之也畧若詩之義理小子未可卒曉故聖人之言之也詳至於成於樂之樂則必動其本而盡其變別有精微之故以相喻於音容之外故曰廣博易良者樂之教而夫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也詩乃樂章舍聲不可以言詩古之學者罔不先習其數而施之管絃豈有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歟若不得其志而得其聲者有之竇公杜夔

之倫是也惟樂難於詩是以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謂求之有序也若僅曰音容舞蹈則何難之有是不可以不辨

誦詩歌詩賦詩

詩可以誦可以歌可以賦而不可以讀論語孟子於詩皆曰誦周禮瞽矇歌諷誦詩内則十三學樂誦詩皆不曰讀而曰諷曰誦諷者背文而諷誦者以音節之謂鼓琴瑟以合所諷誦之詩也班固曰三百五篇遭秦而全

者以其諷誦不徒在竹帛也自漢以前學者皆知誦詩不知廢自何時若讀詩之云則陋儒倡之也歌詩者何也廣雅曰聲比於琴瑟謂之歌韓嬰曰有章曲謂之歌無章曲謂之謠葢詩必長言咏嘆之以達其趣人不歌詩不足以理性情故聲歌各有所宜也淮南子曰歌者有詩然所以使人善之者非詩也其言至為微妙凡詩自首章以下二三章只換易一二字成章者即長言咏嘆歌詩之遺譜也古之歌詩有二有比音而歌者如季

札觀樂歌風歌雅禮之升歌論語之取瑟而歌是也有徒歌者楚狂之接輿曾點之倚門甯戚之飯牛是也徒歌雖不比音而其節亦與比音等古之賦詩大約徒歌之意也古之於詩也諷咏之歌誦之然後可以變易其氣質而陶冶其性靈若徒曰讀之而已不幾失其所以為詩乎

刪詩

孔子刪詩之言肇自子長班固志之藝文安國述之書

序其傳古矣獨孔頴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應十去其九於是鄭樵朱子亦疑孔子有編録而無刪詩之事然朱子論語集注仍遵古説也獨近時朱氏彝尊力辨其非曰詩掌王朝班之侯國使孔子一人取而刪之誰肎信從且如肆夏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此何不可施於禮儀而刪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射之節也何故於貍首則去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宫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何故於新

宮則去之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此又何不可施於禮儀而刪之正考父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史孔子何故反刪其七祈招之詩既善其義矣何又刪之葢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也此論似為前人所未及而愚以為不盡然者聖人述而不作六經皆經折衷以垂萬世若于詩一無去取刪定於其間則今之三百五篇直非聖人之經矣葢夫子刪詩於詩之施於禮儀

而不可缺者必不删去肆夏采齊新宫貍首諸詩皆亡佚於未删之先而非删之於見存者也季札觀樂未嘗條舉篇目安知詩之一無散失耶即如商頌十二篇孔子豈肯删去其七以缺先朝之樂章其早佚於未删之前可知若但以詩三百一言據為不删詩之證失之遠矣

或曰笙詩六篇經存其目而肆夏采齊新宫貍首諸詩并其目而亡之何耶曰夫子於周先王盛時之詩不敢

删亦不敢補也亡詩之目或存或不存夫子一仍其舊此述而不作取史闕文之遺意也曰若是則子之不删詩明甚又何疑於朱氏之説曰有删之在前者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孔子純取周詩取其重可施於禮儀者定為三百五篇是古詩在所不録矣有删之在後者東遷以後之詩王不廵狩詩之存於國史者不經王朝之採録其中貞良邪僻雜出不齊孔子安得不合以韶武雅頌之音删而著之於經耶曰貍首一詩其詞尚存

於大小戴記何以魯詩不存曰此詩見於小戴射義者止八句見於大戴投壺者十九句文雖殘缺義所必存苟非原本之逸何以並其目而失之抑經師簡册之遺漏亦未可知也不見尚書有今文又有古文若百篇之名伏生俱不及傳此外尚多佚文見於子傳之稱引者耶即逸禮亦然何獨詩而無之曰如論語禮記左傳所引之逸詩其皆删後之詩歟曰如唐棣之詩夫子明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未必非删後之言也若其他則

前所言逸自經師者為多劉歆言詩之初出經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是豈無佚章佚句耶即如鼓鍾一篇三家多昧任侏僑一句十月之交一篇韓詩多雨無其極二句於皇時周一篇三家多於繹思一句此其明証也

正樂正詩

全祖望曰正樂與正詩匪可混而為一子但言正樂則正樂自有其事如語魯太師以翕純皦繹之節辨大武

之聲淫及商斥宋齊鄭衛之非正聲宫懸不應用于諸侯曲懸不應用于大夫八佾歌雍正言指斥皆正樂之實事也其曰雅頌各得其所者指雅頌之用于樂章而言非謂變雅之不入樂者一正樂而詩亦與之俱正也必謂三百篇盡以入樂則如風之桑中溱洧雅之小旻板蕩當用於何等之樂乎此言亦似是而非夫詩與樂通樂正則詩亦正不分爲二也衰周之樂壞已甚聖人豈一日偶忘其釐正而旬不列廟堂之上欲以匹夫之

權取僭紊散亡之樂悉舉而復先王之舊非但藉手無從亦且無徵弗信賤而自專矣其云正樂者非能正宮懸考音聲定節奏分等威也風雅頌之入樂者各有其所聖人取其失所者正之使各得其所樂正則詩亦正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也若其語魯太師以翕純皦繹之節告賓牟賈以聲淫及商斥三家之八佾歌雍皆托之空言而即以為正樂之實事可乎今夫樂亡而章曲猶有遺文也聖人見師摯諸人之適齊蹈海心焉重悼知

明王不復作矣於是釐其樂章使後世可考以復古故正樂即以正詩而非有二也古未有不可入樂之詩桑中溱洧小旻板蕩雖無施於用而其音節則猶是風與雅也彈絃可以諷諫為後王之法戒是固孔子絃歌之以其合於韶武雅頌而附之者也

雅頌得所自有明証如二南為房中之樂是其所也而關雎鵲巢又通用之於鄉飲酒禮采蘋采蘩用之大夫妻主祭是其所也又用之於射禮亦其所也以雅頌言

之如鹿鳴四牡皇華用之燕饗遣使是其所也又通用之鄉射用之鄉飲酒禮亦其所也文王一詩諸侯朝會之樂而與大明緜同用之於兩君相見又用之燕禮皆其所也肆夏繁遏渠宗廟用以配天亦用之享元侯又用之大祭迎尸雍徹一詩用以祀文王又用之大饗賓用之徹俎凡此樂章專用通用不可悉舉夫子正其詩之在風者或錯入於雅雅又入風頌或入雅使各歸其所雖樂與詩之次第不同要之樂正而詩自正也其但

言雅頌者雅頌之失所尤甚耳聖人之刪詩也既刪其無關輕重無取於興觀羣怨之詩亦刪其不諧樂律不可以入風雅頌之詩則刪詩亦即以正樂而謂二者絕不相蒙哉

學詩

聖人之教弟子必以詩為首何也燕韓生曰六經之策歸論取之關雎義莫大焉是故夫子之説詩猶説易也于見龍在田而本以君子寬仁之功于鶴鳴在陰而擬

以言行樞機之發百篇表美誡之觀春秋繼王迹之熄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六經之義一以貫之矣且夫三百篇之作上自君公卿士下及匹夫匹婦羈人奄寺此其人非必盡聞道于聖賢素服習乎禮義以寫其憂愉歡戚之故而聖人胥津津乎道之若同歸于一致而無所區別者彼其憂愉歡戚之感而有言皆發於天機情性之自然而不容已即作者亦容不自知而適合乎聖賢禮義之微以開學者不言而同然之

趣此教之所以必先於詩也聖人之詩或兼舉本末體用以言之如思無邪興於詩詩可以興之類是也或專為言辭專對而諭之如誦詩三百不學詩無以言之類是也極詩之所至上可以馴致于聖賢下亦足以脩身而寡過備文章華國之選此聖人所以雅言不倦也聖門弟子之學詩也習其義不惟其辭故七十子之中不聞有以作詩名者王厚齋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誦蓼莪而三

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柟和伯亦自言於甫田悟進學於衡門識處世此皆有得於學詩者豈徒以辭章風雅名世哉

說詩

說詩者何以意逆志哉鄭樵與論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綿蠻黃鳥小人之擇卿大夫依之也夫子推而至于為人君止于仁鳶飛魚躍喻惡人之遠去也子思推而至於上下察是也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

切磋琢磨子貢達於貧富巧笑目盼子夏能悟禮後是也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之終身不忮不求是也善引詩者不必分所作之人所採之地如維嶽降神宣王時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公以為文王戎狄是膺僖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矣其文德記者以為天王之事今聞不已說者以為三代之英是也此皆以意逆志之說也愚謂

孔孟之説詩大約舉全篇而明其大意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明其義藴者多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理者少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多也全篇之説惟見於孟子小弁凱風之辨而已一章一二言之説則論語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正言其意者如節彼南山殷之未喪師之類可約舉也舉一章一二言而旁通其旨者則如子貢之達貧富子夏之悟禮後凡論孟孝經禮記所載不勝述也葢詩之為道長於

諷諭故說詩者貴於引伸觸類以盡其變旁推遠取以暢其旨使用之無盡藏而思之有餘味若全篇之義作者既言其志固不必多為之說以示學者矣蘓長公之論詩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然則說詩必泥詩亦豈有當風人之㫖乎

四始六義

四始六義之名見於周官教胄之文其傳自古而說各不同四始之說孔穎達以廢興為義成伯瑜以正變為

言則成長於孔葢聖人分三百篇為四而各以一篇冠其首自取其正者為之始即十五國風如衛之淇澳齊之雞鳴秦之駟鐵亦各有始也六義之説程子謂統全詩皆有之吕東萊謂得乎風之正者為風得乎雅頌之正者為雅頌風非無雅頌雅頌非無風與程子畧同朱子則取鄭樵説謂風雅頌者詩之部分賦比興則製作風雅頌之體太師之教胄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夫風雅頌可以名詩而賦比興不可以名詩朱子之言當

矣顧二雅實有風詩二南時兼頌體學者亦當叅觀而互証之也

雅鄭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古注及吕東萊皆云作詩者思本無邪也朱子則以作詩者不必無邪而學詩者貴以無邪之思讀之二者意正相反益朱子以鄭聲淫即是鄭詩東萊則以鄭詩自為雅音故雅鄭之說異而無邪之義遂殊朱子曰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

鄭衛大小雅即是雅二南房中之樂變風無施於事特里巷之歌謡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所用則桑中溱洧當薦之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呂氏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所用桑間濮上鄭衛之音世俗所用桑中溱洧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侑六藝乎後之據呂說以駁朱子者其說大約有五謂淫邪之人雖寡廉恥亦不至自道其淫私以播之歌吟況此類未必

盡工篇什一也季札觀樂歌鄭衛之風未嘗斥言其淫
若如朱子說則夫子猶將放之季子何故美之二也詩
爲中聲所止如三百篇不必盡比於樂則魯之樂工何
從取其聲而歌之三也鄭伯如晉而六卿所歌皆淫詩
何以對上國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好揚其本國之
醜四也諸儒皆以樂之非雅者爲鄭故子夏以宋鄭衛
齊皆淫于色而宋本無詩其聲亦鄭聲也非鄭風即爲
鄭聲五也其言皆極明晰而猶有未盡者葢淫邪輕薄

之人不盡無才如唐之元稹溫李諸人多有之矣且詩以合樂聲即詩也安見鄭詩非即鄭聲不知古之作詩者縱有邪思而夫子必不存之以貽來學何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大學之教禁於未發之謂豫聖人之雅言尤凛凛於斯也且子之告顏淵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此因韶樂而遞及之但論聲不論詩也鄭聲既必放之何刪詩猶存其什使詩存而聲亦存是未嘗放也是故桑中溱洧皆刺淫之作其音

胥止乎中聲非淫者所自作也審乎此而無邪之義了然矣司馬遷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班固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其云微眇者顏師古謂道在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鄭衛聲易悅人故為所亂皆指音聲不指詩篇也

詩亡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

太師不採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為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于言外猗嗟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辭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者必其事著於王官迫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於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于

齊有不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又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惟弒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即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范甯穀梁序曰孔子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夫王降為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為風乎王室雖淩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為風之終始而其為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

周之風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雅汪琬鈍翁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王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為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為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採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于王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

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説思之則王降為風之謬顯然矣詩亡則風雅頌俱亡河汾王氏已有此論王氏柏亦云孟子言詩亡非王者之詩亡凡風雅頌皆在其中所見亦畧相同

或曰巡狩廢而迹熄迹熄則詩亡列國之史官何肯復採錄其所得之詩以聞于列國且平王之詩列國又何從得之予曰幽厲平之詩太史自得記錄之以流傳于列國列國之詩記之史官尤易流傳遠近也昭王尚能南征穆王巡遊天下聲靈儼在厲幽暴而宣中興東遷

猶然共主列國之史官未廢則採詩之故典猶存故大序以為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降自頃王以後而史無記録詩遂亡矣不然孔子何從取平桓莊僖惠襄六王之世列國之詩而刪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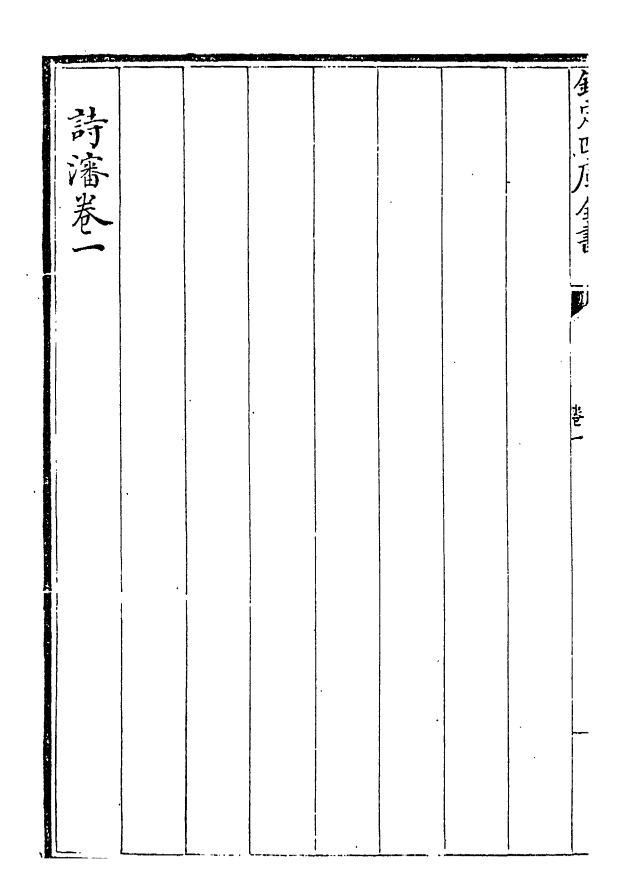
詩韻

古韻莫顯于詩而三百五篇之韻叶之多有不諧其説有三十五國之方音各有不同一也古之字音傳訛已久古字少而音多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以諧聲二

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聲相諧不必但就結字以為韻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聲莫辨三也然則古韻終不可識乎曰以今之韻書求三百篇之韻有愈密愈踈耳安能識哉葢韻本天籟古人作詩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非如後世之勒有成書拘拘于四聲以為限斷也漢魏六朝詩賦悉同古韻魏孫炎始為反切遞傳至梁周顒沈約始為四聲之學作類譜以行世然皆為字音而作未嘗即指為古韻也自唐以切韻為試韻而舉世始

限於四聲學者不求其本即執此以言三百篇之韻而不知其失之遠矣考漢魏時為毛詩音者九家悉已無傳至宋吴棫才老始以音母為本以轉聲相協作叶韻補音一書而朱子本之以作集傳實以今韻定古韻之始明人陳第心疑其非謂古無叶音作毛詩古音考以正才老之失近時顧絳亦有詩本音一書取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讀之説為據博稽遠考謂三百篇均是本音並無叶音同時毛奇齡又作通韻有五部三聲兩界

兩合之説亦極浩博竊以古韻出於自然字音各有借讀其原始已無可考矣諸家之説雖博亦奚以為由今言韻惟有三端以四聲為一貫一也審餘音以彷彿二也取方言借音為本音三也其如清廟維天象武諸篇雖以三者求之亦不可得則惟闕疑而已苟以已見為定論適以戾古而欺人豈足為訓哉



詩瀋卷一

詩瀋卷二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總論下

荀子

古儒者之名盛於始而替於後者在漢莫如揚雄在周莫如荀子實則荀非揚比也古禮多傳於荀如勸學三年問等篇幾於有大醇而無小疵矣而傳詩之功尤莫

大於聖門魯申公少從楚元王事浮丘伯學詩而浮丘伯受詩於荀子毛萇之學受之毛亨而亨亦受之荀子惟齊韓不知所傳先儒謂韓之外傳引荀最多疑其亦出於荀而齊詩亦可知矣漢志言三百篇遭秦而存者以諷誦不徒在竹帛也然四家之外不聞别有詩家設非荀門弟子則詩之存否殆未可知後學何由得而諷誦之乎太史公曰威宣之際孟子孫卿咸遵夫子之業潤色之以學顯於當時蓋孟荀並稱由來已久自性惡

之説與孟子牴牾而眉山蘇氏文致此語謂李斯學於荀子因弟子而傳成師罪豈為定論夫性惡之論意在勸人復善以警人之暴棄雖有違於性善之旨尚無背於道義之歸但不免矯枉過正耳若非十二子一篇韓詩外傳止云十子並無子思孟子此出其門人之偽作無疑宋王伯厚辨之審矣予竊怪學者日誦詩而不知傳詩之人何異於日衣布帛而不知藝麻樹桑之有自不禁深為古人嘆也

魯詩

六經之出詩為最先四詩之出魯為最先漢志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葢當時最尚魯詩矣朱彝尊曰蔡邕書石經從魯詩其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序與毛略同惟劉向新序說苑及列女傳載國風序說與毛大異疑四家之序惟風有別而雅頌則同然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序之與毛同異未可盡以劉

向之説定也朱氏以劉向所述皆魯詩本之王厚齋以向乃元王後必當守其家學也然儒林傳不言向説詩之自葢向之學極博又篤好左氏傳其於魯詩不無出入故新序所載黍離之説先儒疑是齊詩也

申公弟子一時極盛諸家皆莫之及如孔安國周霸魯賜諸人皆成名儒最後張唐許褚亦為學者宗仰乃傳至西晉而忽亡者班固早言之矣曰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與不得已者不足之詞也毛傳行而魯為之掩矣

漢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為詩傳號為魯詩元王亦次之

詩傳師古曰凡言傳者為之解說若今毛公詩傳是也而申公本傳則云申公獨以詩為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師古曰口說其旨不為解說之傳二者不同疑申公本不作傳其傳皆弟子所作也

齊詩

齊詩之出漢書不詳所自觀其與黄生爭湯武之受命對竇太后之論黄老責公孫弘之無曲學皆辭嚴義正則其傳受之不苟大概可知其弟子如后蒼蕭望之匡

衡翼奉師丹諸人尤極一時之盛而蕭匡起家至丞相至後漢陳元方猶祖其學乃與魯詩俱亡於西晉即軼說亦少留傳者或疑翼奉好言陰陽意齊詩舛駁甚於魯韓不知此非轅固生之咎也觀匡衡政事得失疏引關雎一詩言后妃夫人之德與毛無異可見一斑矣

韓詩

韓詩不詳所自其書有韓故韓說內傳外傳四種本傳稱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則皆嬰之自作也

班氏謂韓詩頗與齊魯間殊其歸則一然當時頗不甚行其弟子惟有王食長孫數人而已外傳多斷章取義明王世貞譏其多引詩以証事非即事以証經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則他書似可概見矣考嬰孫韓商待詔殿中對上曰嘗受韓詩不如易深太傅故専傳之則嬰之詩雖其孫亦好之不如易深意在言外矣然内傳流傳北宋始亡其軼説為諸家引用者尤多外傳至今猶在本傳稱嬰短小精悍雖董仲舒莫之能難其

辨說必有過人者惜內傳之無存也新唐書載韓詩前有卜商序而嬰為之注知三家詩序不同莫不托之西河矣

大毛公

大毛公亨者毛萇之師也當時前後有二毛公故以大小別之但漢書並無毛亨之名而亨之授受亦有二說陸璣述吳盤曰吳時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訓故傳

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子授魯人毛亨亨以授萇二者未知孰是愚意毛傳明著孟仲子之說則後說是也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為訓故傳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據此則今之詩傳當是毛亨所作授之毛萇而萇或更加附益推明之以傳於世者未可專屬之萇也

小毛公

毛詩不行於西漢故毛亨無傳而萇僅附于三家之末皆無事實可徵夫以獻王之尊信毛詩如此而其勢不足以行之於世者何也藝文志言毛公自謂出於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蓋當時經生各守其師說而未之肯信也然其授受原委章明如是豈可誣哉毛之立於學宮也在新莽秉政之日爾時諸儒斷斷至以去就相爭乃及其既立而三家之學漸晦何也陸德明謂康成作毛詩箋以絀三家所以三家中絶葉夢得謂毛

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不甚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尚從三家迨諸書出而證之然後俱宗毛公其說似矣雖然儀禮左傳出自河間獻王子長史記本之二傳國策為多何說詩一遵魯傳乎猶曰史家也劉向傳經篤好左氏而列女傳新序說苑諸書一守元王之家學劉歆立儀禮左傳于學宮移讓太常博士毛詩亦其所立何不舍所學而從毛乎葢經生最重師傳爾時良無巨儒出而正之即魯詩亦取春秋采

雜説非盡無稽不可以卒廢也由今思之毛之勝於三家不待多言也即關雎一篇若為康王政衰之詩則何以為風之正始且於不淫不傷之旨何取是故毛傳雖不必盡合於經但較之三家則毛為近之請以班氏論申公之言移之矣

衛宏

鄭氏詩譜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自漢以前未有以序為衛宏作者自范蔚宗作後漢書始

稱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之世于是隋經籍志因之謂詩序創自子夏毛公衛宏又加潤益自是學者傳為實據訾議紛如予考詩序如果創自子夏毛公敬仲何敢從而潤益其遺文微特此也毛序行於新莽之世去敬仲已百數十年立之學宮流傳天下久矣敬仲以一人之私見起而更益之其誰肯信且漢時最重師傳敬仲乃萇七傳之弟子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

衛宏豈敢擅更古序乎蓋孟起傳易詐言王孫之枕股而梁丘賀疾起以証之矣宏烏能明目張胆以作偽哉況毛公本古序以作傳使宏偽序寧不與傳相左若云傳亦為宏偽作則鄭箋具在何並不一字及宏乎葉少藴曰攄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獻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獨東漢賈逵之父徽學詩于曼卿至顯宗時令撰齊魯韓詩與三家同異蓋自漢室中興毛詩始顯康成與宏略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子夏之

言者其理甚明予謂宏與賈徽同受業于曼卿之門使宏作偽徽等豈肯聽之蓋考古務從其朔其後來無根之談皆屏之弗道也可

詩序一

詩之有齊魯韓毛猶易之有施孟梁丘書之有伏生大小夏侯也其各篇首一句名為小序者傳之自古經師據以說經非由已作也但謂序皆子夏所作是殆不然三家詩各有序而不明為何人所作獨毛公自謂作於

子夏設三家之徒據其所傳而正之曰此吾師某氏之傳非子夏作也為毛氏者將何以應之予蓋伏讀漢志而得之矣漢志但云毛序自謂出於子夏所傳未嘗謂是子夏所作也即毛公亦不言子夏作序其曰傳者經師遞以相授蓋講論口授之大旨也經師聞見異辭記録舛錯故得失時見豈子夏筆之於書以授學者哉如毛公謂是子夏所作何不於序首明標子夏之名如標孟仲子高子之文乎是非特小序非子夏所作即大序

亦非出自西河之手無疑孟子夏序詩之言原出於鄭氏詩譜其他無有而沈重實之隋經籍志因之實鄭氏之私言不足為據此可以息千古之紛紜者也

詩序二

謂子夏不序詩而疑之者始自昌黎韓子而歐陽子蘇潁濱繼之于是夾漈之辨妄出紫陽之駁說興焉昌黎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歐陽子曰子夏親受

業於夫子其言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則繫之於
周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是言也蘇氏曰子夏嘗言詩
於孔子孔子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出
於子夏其亦出于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為之夫蘇氏
既謂序非出自子夏又謂出於孔子及弟子知詩者為
之知詩者究屬何人子夏可與言詩何遽不如同門弟
子乎歐公之疑序尤在二南之繫周召然以文王之風
詩繫之二公分陜之地仍為王國之詩即如所言亦無

害於義也至呂黎之説更有未盡然者子夏篤信聖人文學最著何云知有未及中冓之言春秋不道而左氏道之左氏非孔子弟子乎詩序之作國史既著其得失諸侯之所惡在國史而不在詩序蓋傳經之説非必著之方冊以班列國者况聖賢著書立言豈必有天禍人刑之懼是三者烏足以為定論必如夾漈紫陽條舉序文而詳論之庶可知子夏之序詩必不至龎雜如此然此實鄭氏之悮人非毛公之罔人也說見前篇蓋聖人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諸弟子莫不恪守師承故七十子之中未聞有自作一書自注一經以垂後世者論語孝經禮記皆記述之言又其門弟子之所録也子夏在孔門年為最少晚而設教西河與尊所聞以傳經於來學則有之矣作則未聞也詩序豈出於子夏哉

詩序三

詩序既非子夏作矣然則毛之序其出於私見而妄傳之耶抑别有所據而非苟耶曰亨與萇之授受彰彰然

也河間獻王造次必於儒者山東儒者多從之遊使毛公授受不明獻王豈肯信之諸儒寧不羣起而攻之但秦政挾書之律嚴簡冊之流傳易紊萇之所守或失其真而不能訂定之以成一是故自首句以下有隨文生義而絕無意味者矣即其首一句亦有詩序相離以彼冠此且有依次補湊失其本然者矣毛公豈得辭其過歟雖然經義之淆雜自春秋以後言人人殊丘明受業聖門其說詩亦難盡信文王陟降信之謂也湯降不遲

降有禮之謂也固難解矣大武之詩明曰於皇武王乃曰武王克商所自作赳赳武夫二章本無異義乃以前章為美後章為刺其述名卿大夫之言亦多可疑即禮記引詩亦有如左氏者我躬不閱何以為終身之仁明發有懷何以為文王之詩如曰斷章則三百篇何句不可斷章此朱子孝經刋誤所以盡去其章末之引詩也葢聖人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即善守師承者安能悉還原本荀卿帛妙固應先任其咎矣四詩之

出毛為最長取其長而舍其短窮經之士何苟求於毛公

詩序四

王安石曰詩序者詩人所自製此妄談也古人之詩豈必如今人先命題而後作乎程子曰大序文似繫詞分明是聖人作范處義曰觀會序合於論語都人合於緇衣柏舟淇澳諸篇合于孔叢者二十以是知為孔子之言不知此皆經師之守而不失其傳者耳子夏尚不序

詩何得舉而屬之孔子嘗考古今尊序者在漢莫如鄭在唐莫如孔而宋之呂東萊元之嚴華谷尤能曲暢其旨疑序者始於韓昌黎發于成伯璵而宋儒從而力排之舍序言詩者始於蘇潁濱甚于鄭夾漈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詆而字駁之嗣是以後或信或否又分道揚鑣不可勝紀矣平心而論信之過者固未為盡得攻之甚者尤未見其無失也君子之學務折衷之以求其當而已漢學上接周秦古序豈盡無據讀書要在得間創義非

以求新序之可通者毋苟求其疵其不可通者經文具在四經三傳可旁證也以斯讀序必有泮然神解者矣

詩序五

毛公詩序因流傳而失者其証二劉歆曰孝文時詩如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各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是詩之初出本由於諸儒之聯綴而全何論傳義之不齊一也鄭氏篤信小序而于曹之下泉四篇雅之雨

無正四篇皆改從己說謂是經師移易古序者其証二也先儒謂序出於毛氏而毛傳乃不盡與序合如羔羊之序以為在位皆節儉正直而傳無是義鳲鳩之序以為德如鳲鳩而傳亦無是訓即以序論如魚麗之序既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皆文武時詩矣而常棣又云閔管蔡之失道凡若此類明非出於一人之手即毛公原序後人亦或有移易失次牽合補湊而非真者其証三也人疑古序不盡出於毛公予獨

疑毛公之傳訛而罔辨薈是非錯出而守其範圍難矣

集傳一

以千載下之學者翻千載以上之成書非其學與名之相副而能深抉古人之病不可得也雖然其持論必多過當矣公穀不如左氏而排之者遂目為膏肓之疾周官用於新莽而詆之者統指為國師之書豈其然乎朱子之作集傳以抗毛也審之本文以求其義參之三家以折其中取之三傳國語漢書楚辭以聖其據其用意

莫勤焉所以頌之學宫至今莫之能易然當時呂成公業與之反復相爭而陳止齋直移書責之謂其以千七百年之彤管(静女)三代之學校(青衿)指為偷期之物淫奔之地而竊以為未安也朱子亦恨其書之早行追悔無及故於憂心悄悄不素餐兮仍依古說為說(孟注)於青青子衿仍以樂育長養為辭(白鹿洞賦)而其序呂氏詩紀之言曰是書所引朱氏實某少年淺陋之説其後自知不安有所更定而伯恭父已下世矣蓋言之失而不䕶其前非賢

者而肯若是哉愚考集傳之説其鄙清舊説之疵謬非淺但矯枉過正難免後人之指摘而國風為尤甚焉端臨謂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必不可廢郝仲輿謂不微不婉不可為詩一覽無餘拘執繩墨不可為詩盡乎此不通乎彼膠柱則合觸類則非皆詆朱子國風之失而雅頌亦可概見矣夫先朱子而攻序者莫如鄭氏樵之詩序辨妄而最不為當時所許陳振孫已譏其不知妄作而同時周氏孚直作非辨妄一書以相詆是知古

說之難攻莫如小序使非朱子焉能使天下後世之信
從如是哉惜其改正之說不盡見於後而世之習詩者
惟知恪守集傳不知廣搜博証以折衷於一是斯亦學
者之大病歟

集傳二

鄭漁仲譏漢人講詩專以義理相傳而詩之本以失予
謂宋儒傳經專以義理上薄漢唐樵正如是而反貶漢
人何耶漢之傳箋訓故誠不免於穿鑿然尚不以空言

相臆度而失詩之本也以義理空為臆度則考據失而詩之本益離即以集傳論如關雎詩之第一義也朱子以序為非而改之曰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静之德故作是詩是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然所謂宫人者王季之宫人耶抑文王之宫人也古者父子異宫王季之宫人何以見文之求后妃寤寐展轉如是其切也如文王之宫人則青宫多嬪御不宜早在洽陽渭涘之先矣夫宫中之事宫正主

之屬在少宰動靜傳於應門何必宮人始能道后妃之德此其義之難從者也卷耳之詩以序為非改之曰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亦以義理度之而知其然也然則以后妃之幽閒禕翟之尊嚴而驅僕馬陟岡砠酌兕罍遣憂傷較尋常之思婦殆有甚焉此又義之難從者也蓋即開卷之可疑如是其他可勝舉哉夫以千載後之心思遙溯千載以上之道脉可默而印也以千載下之心思逆推千載以上之事實不可據為實也莊子曰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甚矣明之難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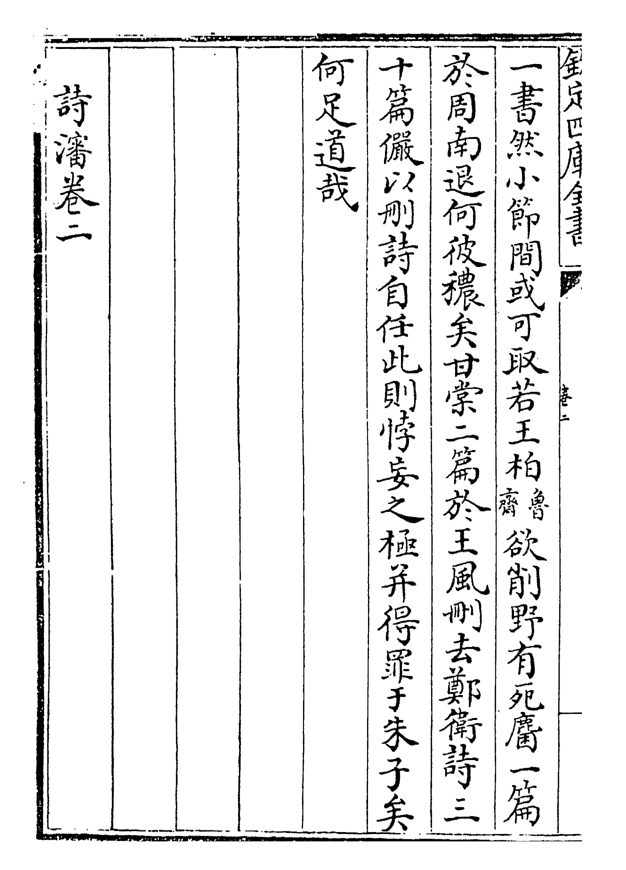
集傳三

朱子之詩傳之輔廣黄幹其後何基王柏金履祥吴澄諸人皆以羽翼集傳為事紫陽得之而益彰然尊之過甚則攻之益多未必非諸君子之有以召之何也朱子晚年深悔集傳之行思欲改正而無及其裔孫鑑有詩傳遺集一書序之甚明乃諸君子必執以為不易之定本其四書注與集傳及詩序駁說不同之處悉諱而不道

惟翻駁序義更甚于朱子則門户之見存於中而不化烏能禁後人之弗攻哉夫朱子之私淑程子殆如孟之於孔矣程子篤信小序謂非聖人不能作至朱子直掃而空之目之曰不成文理其所見之各異不妨如此之甚者學問之道惟求其是而不必依阿師説以自安也使諸人能取朱子更定之説悉彙集之以行世則所以救其缺失不少矣故曰尊之愈甚則攻之益多實諸人有以召之也從來説詩之迂滯莫如輔廣之童子問

一書然小節間或可取若王柏魯齋欲削野有死麕一篇於周南退何彼穠矣甘棠二篇於王風删去鄭衛詩三十篇儼以删詩自任此則悖妄之極并得罪于朱子矣何足道哉

詩瀋卷二



詩瀋卷三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國風

詩何以有風之名也風起於大地之間不頃刻而千里百里其感人莫速焉觸於物而成聲物亦感其聲以作聲草木之刁騷鳥獸之好音皆風之所使也侯國之君各子其民以宣政教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因之歌有懷

而泣有思可以諧金石而被管絃猶之風也故曰國風今夫風之來也必有其方而各應乎四時之令序盛德在木則東在金則西違其時而至者為戾故和則為谷風暴則為烈風暖則為凱風戾則為淒風是以風有正有變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哀以思非風之為之歟風非特國有之也人臣道揚盛美作為樂章亦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故六義貫之全詩也國風之名見於禮記左傳之稱引非一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風

侯也

二南說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關雎既作謳吟遍于南國故謂之南其詩皆在文王之世周公採取之以為房中之樂而賓興合樂燕禮工歌鄉人邦國俱借用之故南與雅頌並稱所以别於列國之風也其詩實為風體故以冠於國風之首二南分周召者大序謂王者之風繫之周公諸侯之風繫之召公後儒又以周召分陜言之謂周公

所分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分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朱子曰繫之周公者以周公主治内故也繫之召公者以召公長諸侯故也迄無定論竊以周為周室發祥之地太王始遷周原因為國號名本周南之别邑同在雍州之域岐山之陽而周在扶風之美陽召在扶風之雍縣周南者周以南所得之詩召南者召以南所得之詩以地為别非繫之周召分陜主治之地也然則何不統謂之周南而析之為召南乎曰周南之詩

止於王畿名南採之畿外別侯國於王風仍冠以畿內之邑名義在尊王此則大序之説為長但非以二公分治之采地繫之耳或曰周南之漢廣汝墳非畿内之詩也何以入之周南曰漢廣見王化之自北而南汝墳又見王化之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故入之周南以見王化廣被之始其詳見汝墳篇

周南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焉舊以此為關雎之小序其下接言風風也至王化之基為大序鄭氏謂大序是子夏所作今詳其文義牽合聯綴實雜出于秦漢經師之手非一人所作也至篇末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云云此乃小序中之後序又別出一人之手與各篇之後序正同非大序文也當分別觀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只此一語渾融包括意味深長後序承之以求淑女配君子為説古無異詞朱子以君子好逑琴瑟友鐘鼓樂非衆妾三夫人所可當故改而屬之后妃是也然婦德莫大於不妬樛木歌其逮下螽斯咏其多男皆此意也況求賢女以配君子則君德日隆不昵于色與人主之求賢輔政無以異二三章采荇以供祭祀皆以左右為詞明有求賢女以配君子之意後序乃相承古説不可廢也但樂不淫哀不傷是專主

音聲而言不當引以解詩耳

雎鳩摯鳥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物得其配而聲相應也窈窕者幽閒靜專德言容工無所不備詩人言后妃備窈窕之淑德宜為君子之逑匹蓋專美后妃也當如集傳詩本當時詩人所作見其有幽閒靜專之德而美之也

荇菜可以供祭祀之用采之不可不慎也其參差不齊之狀或在左或在右苟非悉心以采擇即無以佐俎豆

而享神明以喻女侍之在左在右者至多其足備夫人世婦嬪御之選者難以卒覯能不上下旁求務得其人以襄内治乎茍求之而不得即不禁寤寐思服至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而不可以自已此言后妃求賢女以佐君子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參差荇菜茍其采而得之得而芼之則樂可知矣君子之心悅而后妃之願遂雖如鼓琴瑟如考鐘鼓亦不為過焉雅詩曰雝雝在宫蓋文王之刑于與后妃之徽音

俱在言下矣

關雎摯而有別毛傳葢鷙鳥之類曰關關則非小鳥之音矣朱子從鄭樵謂狀似鳧鷖而未明為何鳥然鳧鷖鴛鴦非有關關之音也風土記指為蒼鶊錢氏詩詁疑為杜宇俱不可信惟嚴華谷引郯子論官曰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曰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此則正合古注矣

葛覃

王后有躬桑之禮並無治葛之典而后妃之采刈以為

絺綌較民間之操作尤勤焉可見獻繭繅絲之後深宮並無暇日婦功殆無不備矣故序曰后妃之本也合全詩觀之治絺綌勤也服無斁儉也念歸寧孝也澣私衣敬也告師氏禮也一詩而五美具足為天下萬世婦道法矣

卷耳

卷耳之序何以曰后妃之志也此一句是小序原文下皆經師之添入者多不可從以後並同文王因於羑里七年后妃無日不切懷思此遣

使臣於紂所作以勞使臣之詩也卷耳易生之草采之尚不盈筐嗟我懷人乃寘彼使人於周行之上陟高岡陟崔嵬其馬玄黄而虺隤僕痡而聲吁勞苦甚矣於其歸也我姑以酒醴筐篚報其勞酌彼以金罍酌彼以兕觥維以不永懷不永傷乎蓋將侯文王之歸以行其報功之志故曰后妃之志也末章慰勞之至如聞其聲韓詩内傳曰罍天子以玉飾諸侯以黄金飾文為諸侯故曰金罍兕觥角爵燕享之所設也

此詩與四牡皇華相表裏語語推心置腹效奔走者有不盡瘁以將予故左傳引之以為能官人也而后妃內助之美益以想見

樛木

樂只君子指文王也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事于文王猶樛木下垂而葛藟得引蔓以上附有君夫人之賢而君子之樂可知也易曰夫婦得而家道成傳曰一正家而國定福履是以綏之

螽斯

螽斯蚣蝑蝗屬害稼之物說者謂其一生九十九子以比文之則百斯男豈可為訓詩蓋以螽斯之薨薨和集興子孫羣處不爭之意取義不在多生

韓詩外傳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毋賢能使子賢也毛傳振振者仁厚也繩繩者戒慎也蟄蟄者和集也可以見母教之聖善豈僅云不妬而子多

桃夭

桃夭興體而亦兼賦與比焉華而實實而葉賦其時也曰灼灼曰蓁蓁比其容之盛亦比其儀之備也而其美之則曰宜其室家宜其家人如是焉而已夫宜豈婦道所易言哉詩曰無非無儀無父母遺罹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斯之謂宜

兎罝

此詩集傳原本毛傳諸家盡同今細繹詩意似美文王之求賢得人即兎罝以起興非必兎罝之野人皆干城

腹心之選也肅肅整容之謂兎罝之肅肅聽其椓杙之聲則其施于中林施于中逵必多所獲可知以興文之求才捜羅無所不至彼糾糾之武夫必將得之以為干城腹心之寄也尚父鷹揚非腹心之臣乎

兎罝之興武夫與鹿鳴之興嘉賓文武之用一也文為方伯伐密崇遏徂莒武功多矣適駿有聲適求厥寧可以見奔走禦侮之盛

芣苢

芣苢何以美后妃也曰周南之國化行而俗美也采芣苢何以見俗之美曰婦人無事室家和平也無事則何不蠶與織而相與采芣苢曰蠶織之暇采之以其宜子也或曰芣苢未必宜子也韓詩直為車前瞿為芣苢似是兩種且車前宜子圖經不載故魯韓詩皆以為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則何以入之周南乎予謂詩當于言外求之耳芣苢不過偶有所用而采之非專以此為事也乃即此閒事而同巷之婦相與聯袂而往扱袺而

歸一種歡欣和樂之意溢於詞表王民之熙皡非后妃夫人之化之美何以至是彼其賦中谷之有蓷則仳離如形言下嗟葛生之蒙楚則悼亡已在發端登山采蕨思婦懷人陟屺采蝱衛女思歸同是借物起興即事言情而心之忻戚時之盛衰逈乎不同豈可拘牽文義以說詩哉

漢廣

木畀則枝葉紛披人堪休息喬木擢幹挺生無陰可休

以興游女之難干也游女尚如喬木而在閨中者可知
是皆文王德之所被也漢之廣江之永不可方與泳言
文王之化是即咏后妃之化也二三章指游女之于歸
而美之言錯薪之翹翹者人猶爭往刈之况如喬木不
可近之游女而人不以禮往求之乎言秣其馬親迎之
所秉于歸之所見也

汝墳

周南之大夫行役其妻念之而有作此南國之詩而附

于周南者方望溪曰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是江漢凡沿江與漢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此矣故附漢廣一詩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之畿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有二也故附以汝墳一詩始曰伐條梅繼曰伐條肄君子之勞王事一年矣幸其既見而樂之也王室如燬惟恐不免也父母孔邇猶慶其歸見父母也父母者行役之父母非指文王文王脩方伯之職能使其民尊王如是即是化道之大行

末章父母孔邇毛公無傳三家及箋疏皆指行役之父母獨長樂王氏指文王而呂氏詩紀及集傳因之按紂都在河南衛輝府汝墳在潁去紂都近去岐西數千里非孔邇也蓋云王室雖則如燬矣使臣猶幸生還二親無恙故破涕為懽耳

麟趾

麟祥物也世不恒有此振振仁厚之公子非麟而何哉行見麟之生復為麟也蘩而為公姓又蘩而為公族皆

是麟也皆振振也美之禱之所謂風兼頌體者

孔疏謂定與角取其韻非有他義非也夫獸有趾則踶

有額則牴有角則觸而麟皆不然豈無意歟嚴華谷曰

此詩之詞寂寞簡短蓄三歎而有餘音也

詩瀋卷三

詩瀋卷四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召南

鵲巢

以鵲巢興夫人之德何也鵲善為巢而無鳲鳩之德鳲鳩均平而不善為巢兩美不相兼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或婦備其德而所適非其人或室家雖美而于歸非其

人者比比然也美哉夫人之來嫁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矣盛哉親迎之為禮也之子于歸百兩其御之矣下二章特就首章之意而咏嘆之

采蘩

記曰采蘩樂不失職也左傳采蘩采蘋昭忠信也皆主祭祀言不主蠶事當依古義則樂可通用蘩香草皤蒿也故可以薦鬼神

在公也而被之僮僮還歸也而被之祁祁夫人之誠敬

但言其被而自見矣夫人之盡職公侯之刑于也鵲巢繼關雎采蘩亦繼葛覃

按天官内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共為六服其首飾則有副編次三項副者覆之于首若今之步摇以從君祭祀以配三翟者也編者編髪為之若今之假紒編他髪為之假作紒形乃告桑之服以配鞠衣者也次者亦髺他髪與巳髪相合為紒次第其髪之長短為之所謂髲髺是也乃進朝于君

之服以配褖衣者也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祀不得服被如云蠶事則告桑當服編受繭當服副亦不應服被古無定說同年友姜炳璋白岩云此夫人齋時之首服也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於内然後會于太廟疏云外君之路寢内夫人之正寢后夫人有正寢亦有燕寢夙夜在公言齋宫也謝疊山曰

齋廬之類君以路寢為齋宮夫人以正寢為齋宮夫人在
齋宮而首服以被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
聶氏三禮圖云婦人褖衣之黑因男子之玄端也亦名褖
衣由是言之君之齋服玄冠夫人不褖衣乎君之齋服玄
端夫人不服次乎夫人齋于正寢既不可如祭時服副褘
又不可服告桑之編則同于燕寢之見君首服以次故曰
被者夫人齋居之首服也此説為前人所未及似可從也
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夫人自正寢易副以被歸于燕寢也

夫人之祭服當釋于正寢自正寢而歸燕寢曰旋歸

草蟲

未見而心則憂既見而心則夷婦人之思君子如是焉而已不敢怨其君但以慰其勞和平之至也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記曰采蘋樂循法也故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古說謂是教成之祭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教之言德容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與采蘋采藻正合玩末章有

齋季女一語似為未成婦之稱亦與教成之祭合不知序義更有進焉者謂大夫妻奉祭之循法自其教成而已然也女之教成而能循法者幾人而季女獨一一循之葢其難哉且夫采蘋蘩盛筐筥湘錡釜奠牖下不過尋常之禮法人所能為也而一切濯濯奉持升降拜獻洞洞屬屬之意俱歸併在有齋季女一句此之謂大夫妻能循法也豈教成未為婦乎

甘棠

此篇以文義詳之似不類召伯生前時詩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亦似既没而思慕之詞然詩作於武王之世則召伯之循行當在文王時而召人去後見思非在身後矣舊説為長

行露

此詩韓詩外傳及列女傳所述甚詳當為申人女所作但召伯聽其訟耳故入之召南

多露濡人之衆我豈不願夙夜以適行但畏行多露耳

喻非禮之不可犯也

雀本無角而能穿我之屋鼠本無牙而能穿我之墉猶之爾並無室家之禮而居然以我爲室家速我於獄也

然雖速我獄其如室家之不足何哉其文甚明

羔羊

孔疏釋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考禮表裘襲裘皆不入

公門明非朝服可知蓋退朝則釋朝服而表裘故五紽

五緎並見覲瞻耳然檜風不曰羔裘以朝乎曰此裼衣

也賈氏孔氏謂裼衣之外別有朝祭之服不知玉藻明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是裼衣即朝服矣古之禮服直領無衿裘上裼衣裘色微露故曰盡飾

五紽五緎衣服不貳退食自公從容有常猶大雅美都人士之意

羔羊之皮五而素絲之飾亦五紽亦縫也緎者縫之界域織素絲為組紃各加飾于裘之縫中凡有五也委蛇韓詩作逶迤公正也其義較長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雨雪也而楊柳矣何斯役也而竟違斯時乎則以王事之靡盬而莫敢或遑耳然我振振然仁厚之君子知其必畢事而來歸哉望其歸而美以振振信其不肯念私室而忘公事也而大夫之盡瘁亦在言下

摽有梅

摽有梅非女子之自言詩人之言也詩曰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雖村巷之女豈赧然而出諸口哉集傳我者女子之自我也

此與周南之桃夭相應桃夭羨其及時摽梅惟恐失時其義一也

小星

此美南國夫人之能逮下使衆妾各知安命也能安命則抱衾與裯望星宵征皆視為分所固然而無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之禍矣尊卑明而進御以法宮政肅而女謁不興后妃之化大哉

星之早見於東方者或三或五皆大星也參昴正是大星而詩小之者從其初見言之耳或曰王后惟月對月而言則星為小此嬪婦三夫人之喻若抱衾與裯則是下妾賤役簉嬪婦三夫人當宵征之際指下妾所抱之衾裯以明已不敢當夕之故寔命不猶耳此義尤細

江有汜

江大汜小猶之嫡正媵偏興而比也能左右之曰以與猶許也過往過也簉此媵從嫡來歸為嫡所惡斥之他

所後乃迎之以歸非待年於國先已姤之也

毛傳曰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其云不以媵備數是從嫡而來歸者可知故曰遇勞而無怨若猶待年于國則何勞之可服乎此集傳用古注而失者

左傳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若無姪娣猶先媵之也媵之禮明見於經傳如此說者

謂古人媵女之意蓋恐其嫡不幸早亡即以媵為之繼室且姊妹相處亦可息婦女之陰訟是固然矣予考媵之職自升階即席以至燭出侍户闡呼則應詳載儀禮者無殊婢子禮本人情何以國君之女使同列之諸侯賤役之如是且諸侯自長女以下嗣此餘女悉當為媵何以衛宣之女一為宋桓夫人又一為許穆夫人詩美莊姜何以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乎且以姑媵姪以姊媵娣古人制禮必不如是奈也竊以禮之言媵未嘗指

為親娣親姪意者同姓大夫之女媵于君女是即姪娣葢古之媵猶今之陪嫁非特女可媵男亦可媵伊尹嘗為有莘媵臣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秦以井伯媵穆姬是也非必以親女為媵凡媵必隨嫡以往亦無待年于國之理若秦穆以懐嬴媵重耳則是親生庶女但愛其人而願為之媵非禮本當媵也春秋時以弱媵强以小媵大皆臨之以勢而說經者遂據為古禮至如秦穆之媵重耳尤事不恒有非可執以為証讀左氏公羊

毛傳者審而討論之可也

野有死麕

此戒士之無禮以求女也野有死麕物之自斃者堪憎人胡不知所擇猥以純潔之白茅包而取之有女懷春女之感時者非正士胡不知自愛乃無端身往誘之乎此非必真有其事也設言如有懷春之女吉士斷不可往誘之耳下章乃正言之

林有樸樕蒙茸幽翳不可輕身以入也野有死鹿白茅

純束不可冒昧以取也女處深閨懐春之思誰實知之而吉士可以非禮誘之乎為吉士者戒之哉舒其行而脫脫兮無動其所佩之帨兮（內則男子佩紛帨）無使彼守閽之尨也吠斯其為好脩之吉士也此為二南之正音乃前人失解至目為淫詩可怪也

何彼襛矣

平王齊侯斷非平正齊一之謂顧氏日知録曰此莊王

之事附于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書一也名南十三篇王柏乃欲退其三于王風而不知後王之事可附前王是不讀書也其説是矣但顧氏依集傳作莊王之事尚未的齊桓娶莊王之女乃平王之曾孫非孫也劉氏瑾曰此齊侯是襄公之父僖公亦娶王姬也萬斯大曰魯莊公元年及十一年皆書王姬歸于齊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即威公其説較勝于諸家可從也

鄭箴膏肓書出康成魯詩說也其說此詩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齊侯僖也王姬正是平王之孫而其女乃平王之外孫詩人見其衣之穠容之盛車行之肅雝猶是王姬之故物因以想見周家內教之美此古說之可據者弗謂三家盡不當從也

騶虞

記曰騶虞樂官備也官備者才多之謂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

中也騶虞之官能效職以供田獵則官之備才之多可見矣

鄭箋一發五豝謂戰禽獸之命今言禽獸各爭其命也

孔疏五豝一矢殺其一而已非矢不單發中必疊雙如

西都賦所云也集傳引之愱古者一發四矢葢先後發

之非四矢並發也一豝中而五豝齊見于葭蓬之中庶

物之蕃廡可見而虞人之效職不可歎美乎

詩瀋卷四